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三十八回 慷慨贈金一人獨任 垂涎妙玉眾賊遭擒

話說王夫人剛差人回去命寶釵寫家書，見媳婦們回說，桂府差人請過數次。柏夫人吩咐伺候，「我也坐車」。王夫人道：「你放著現成的大轎，何必又去套車？」柏夫人道：「我車也現成。」芙蓉吩咐外面伺候。王夫人辭過親家，同柏夫人、璉二奶奶們一同上車，芙蓉跟去。賈、祝兩府家人、小子共有二三十個，都騎上牲口跟著轎車往桂府而來。

不多一會，到了桂宅。兩家爺們先去通報，那門上杜麻子聽見，一面著人上去稟知，自家趕著出來伺候。兩處家人下馬扶車。賈府車在頭裡，第二輛是祝太太，第三輛是親家太太，第四輛是蓉姑娘。後面七八輛中檔車是兩府的姑娘、嫂子們。

眾家人挨次卸車，伺候各位太太下車。蓉姑娘先已下車，上前伺候。桂太太帶著蟾珠出來迎接，姐妹親家問安拉手，一齊讓了進去。來到上屋行過大禮，桂堂兄妹給姨媽們請安，芙蓉請姨兒太太的安。桂太太問道：「怎麼大親家太太們都不賞光？不過是一杯水酒，請過來坐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罷呀，他們都有點事兒，叫他在家料理。我也沒有幾天耽擱就要起身。趕著收拾還恐來不及。聽見劉大人的家眷也就快到了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姐姐說的很是，也要趕著收拾。」太太們序齒坐下，用過香茶，桂太太問道：「怎麼昨兒晚上大哥又忽然不好？」柏夫人道：「姨媽們說，吃晚飯時候就有些發喘，趕吃完了飯越喘的利害，也就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。趕著接我回去，灌了一碗參湯薑汁，這才慢慢的醒了過來。誰知今日的精神倒比那幾天更好，你說這不是個怪事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想是昨晚上重這一磨之後，從此一天好似一天，也是論不定的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惟願如此，總是托姐姐福庇。」有個管家媳婦上來回道：

「老爺要見親家老太太。」王夫人吩咐請見。丫頭們掀起湘簾，桂恕走進堂屋。先給祝太太見過禮，桂太太指道：「這位就是賈太夫人。」桂恕請王夫人拜見，並謝太夫人的關切。彼此拜完起來，又同璉二奶奶兩親家見禮。柏夫人道：「大姐姐有話要對兄弟說，就在這裡坐坐。」桂恕道：「兄弟也要同親家老太太說說話。」丫頭們端了坐位，王夫人道：「三妹夫不要這樣稱呼。你同我姪兒是親家，你只管親家。咱們只管是姐妹，不用拉上他們那一條兒。各人管各人才好呢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三兄弟竟依著大姐姐吩咐，不用謙虛。你跟著三妹妹稱呼大姐姐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妹夫你竟同著三妹妹稱呼我罷。」桂恕道：「既是這樣吩咐，我竟遵命叫大姐姐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我今日一來是陪你親家來上門，二來是我親自給你送盤纏來的。昨日原同三妹妹說過，叫不用費事，這會兒都是自家至親姐妹，不拘怎樣都好。誰知妹夫同妹妹又拘起大禮，下什麼帖兒，我聽見說很費了事。這是何苦來呢！我又不吃什麼兒，只要備點兒果子小菜，吃杯酒兒，原不過是姐妹兒說說話，就很有趣兒。又何必的費事，白花了好幾錢。」

桂恕同金夫人說道：「蒙大姐姐不棄結了親家，又蒙格外照應，實在感激不淺，將來慢慢再為圖報。今日是親家太太上門，已經諸事草率，愧不成文。大姐姐再要過謙，猶其令咱們汗顏無地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姐妹們都不用謙讓。不知三兄弟備了幾席？」桂恕道：「只備了四席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你們也該來問我一聲，備下這些幹什麼？這會兒我倒替你出個主意。咱們裡面姐妹們只坐一席就夠了。不是多出三席來嗎？送一席到寧府去，請老太太同珍太太們。送一席到榮府去，請大親家太太同我的兩個女兒，就派蟾珠同芙蓉去陪姐妹們在那裡熱鬧。還有一席，你想著有什麼要緊的朋友請幾位，或是送人也可。堂哥兒就在這裡陪著丈母吃酒。不知我這主意可好？」

桂恕們笑道：「二姐姐吩咐一點兒也不錯，竟是這樣辦罷。」王夫人忙說道：「若是妹夫不夠請客，連咱們家的也不用送去。」桂恕道：「我只有三個客人要請，都是我廣東的屬員。兩個是解差使進來累在這裡，一個是選到那裡，同我一樣起不動身的。剛才還在這裡說了一會話，去不多時。我就將這席請了他們三個罷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這就很■是。」■桂恕吩咐叫門上。不一會，杜麻子進來，給王夫人同璉二太太磕頭請安，站在門口。桂恕道：「親家太太們再三吩咐，上房只坐一席。送一席到寧府去，送一席到榮府去，還有一席我要請客。差人拿我的片子去請廣東解差來的魏太爺、畢太爺同新選的廉太爺過來吃晚飯，必要請過來坐坐。再將我的車套起來，送姑娘到榮府去。」杜麻子答應，出去照著辦事不提。

王夫人問道：「妹夫領憑沒有？」桂恕道：「憑倒有了，就等著盤費起身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給你送了盤纏來，你可以不用另辦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在胸前荷包內取出幾張貼兒，先將一張遞與桂太太道：「這是送妹夫的盤費，先請收了。」金夫人接著遞與老爺。夫妻兩個看那票上的銀數，真真喜出望外，趕忙拜謝，感不絕口。王夫人又遞過一張說道：「須些薄敬是幫我妹妹的。」金夫人接著瞧了瞧，又要拜謝。王夫人連忙扶住，說道：「姐妹們謝個什麼勁兒？」將蟾珠同桂堂叫過來說道：「我也不買什麼給你們了，這兩張票上，每人五百兩，留著慢慢的置點兒東西罷。」兄弟兩個接著，拜謝過了。桂恕道：

「我們夫妻兒女俱受姐姐的大恩大德，將來怎麼圖報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姐妹們說什麼圖報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咱們有了盤費，不過三五天內就可起身，多住一天，就多累一天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揀在二十左右起身，妹夫走早路先到金陵，就請妹夫將房子給我收拾收拾。你先盡我上房收拾，餘下的等我回去再慢慢修理。」桂恕道：「我已專差回去，叫你女婿夢玉親到金陵交代房屋，並趕著修理。這腳子去了好一向總不見轉來。」

想夢玉還在金陵給丈母修理房屋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咱們那個夢玉奉承丈母是他的本事，他不知要將丈母的房子收拾到個什麼分兒才樂呢！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這姑爺倒有趣兒，丈母沒有見面，先出力給丈母收拾房子。這才是個孝順女婿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柏夫人笑道：「橫豎你這女婿將來你見了面，不知還要怎麼個兒疼他呢！」蟾珠坐在一邊低頭不語，芙蓉領會，過來回太太道：「芙蓉同著姑娘去罷。」柏夫人尚未回言，桂太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同著妹妹去做個東家，替我陪陪三位親家太太，代我多敬杯子酒。就去罷，這兒沒有你們的事。」芙蓉同蟾珠答應，辭了各位太太，帶著丫頭、嫂子們出去上車，往榮府而去。

此時，日已平西，街上的車馬往來如織，轉彎抹角不多一會到了榮府。兩輛飛簷轎車一直進去，走東邊車道來到正廳這才下車。芙蓉、蟾珠剛到垂花門，裡面的姑娘、嫂子趕著出來迎接，說道：「奶奶們都在屋裡收拾，沒有出來迎接。」芙蓉道：「咱們是派來幫著收拾的，用不著接。」說著，已到上房門口。丫頭們道：「都在寶二奶奶屋裡。」芙蓉們竟往寶釵後面來。將到門邊，聽見珍珠問道：「你們兩個來幫忙嗎？」蟾珠道：「派咱們來幫你們來收拾呢。」說著，走了進來。只見滿地都是箱子，俱已裝好，那大炕上還堆著一炕的東西。李宮裁同寶釵、珍珠領著幾個嫂子、姑娘們，一個個都是滿頭大汗，芙蓉笑道：「咱們真個要幫忙才是。」忙將衣服脫去，解下繡裙，同他們一樣穿著短衫，捲起袖子，走過來幫著一路檢點收拾。

寶釵對蟾珠道：「昨天托你照應張大妹妹，誰知他做了我的親妹子了。」將接家書的話細說一遍，蟾珠也覺歡喜。此時添了十來個人，再加著芙蓉十分麻利，不多一會，就將那大炕上一大堆的衣包零物及古玩器皿細巧之物全行收合完結。寶釵叫幾個嫂子們將這些箱子都盡著一邊層層堆起，剩了兩個替換衣服箱子，臨期再行收拾。芙蓉道：「今兒幫了二姐姐，明兒幫三姐姐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同他都並在一堆兒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不是同他的並在一堆兒，我那裡有這些東西呢？今兒倒虧你們來，這一路的大幫，倒收拾的差不多了。不然明日還得一天呢。」芙蓉道：「你們屋裡還有些什麼？」寶釵、珍珠道：「全搬出來了。屋裡還有兩個箱子，那是不用裝的。餘外的一切大小物件，都在那七八個大板箱裡。」芙蓉笑道：「你這兩位奶奶、姑娘的行李，我瞧著一船還未必裝得下。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那天太太還說只要四五隻船就夠了。明兒請太太來瞧瞧，單是他兩個，就得兩隻船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兩隻船也要不了，橫豎一隻船是要的。」眾人正在忙亂不了，嫂子們進來回大奶奶道：「桂太太那兒送了一桌酒席來，請親家太太們的，已抬在垂花門。」宮裁問蟾珠道：「三姨兒送酒席請誰吃的？」芙蓉笑道：「是送來請親家妹妹們的。」就將自家同蟾珠

來的緣故說了一遍。寶釵道：「既是這樣，竟叫他們擺在百花軒，擺上一張桌子，全給咱們擺上，將酒也溫起來。這裡也收拾的差不多，等著這三個零碎箱子裝完就結了。」嫂子們答應著，到百花軒去擺席。芙蓉們又幫著，七手八腳的不一會兒將三大只零碎箱子又裝的妥妥當當。

丫頭們去舀了三盆熱水。這宅裡面橫豎沒有半個男人影兒，奶奶、姑娘們都脫了衣服，擦身洗臉。芙蓉笑道：「寶姐姐同珍珠姐姐一樣兒的皮肉，一樣兒的胖，真是一對的玉美人兒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兒除掉了大嫂子瘦些兒，餘下的都一個樣兒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五妹妹真活像一個人，我那幾天不好說，這會兒是姐妹，說也無礙。」蟾珠道：「說我像誰？」寶釵道：「也是咱們一個閨中朋友，叫做紫鵲。這個人早已仙去了。」芙蓉笑道：「咱們初見面，你們又說我像個誰。這會兒又是五妹妹也像你們的好朋友。天下的人嘴臉兒同的多著呢！不過有一處兩處像就是了，那裡像的這樣全？」寶釵笑道：「獨有你們兩個像的一絲也不走了樣兒，這才像的古怪呢！」珍珠對芙蓉道：「咱們猜你右脅下有塊硃砂記，怎麼猜的這樣準呢？」芙蓉笑道：「你身上也有一塊。」珍珠道：「我這塊在左邊，又在胸口兒上，同你的方向差著呢。」芙蓉笑道：「咱們兩個身上都有了記號。將來年深月久認不出面貌來，只要說出身上的記來，一看就知道誰是誰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你們都記著我同他的記號，將來好認識。」大奶奶道：「快些擦擦臉，咱們去吃晚飯，讓他們也好歇歇。」寶釵道：「橫豎沒有外人，就穿著短衫子，也不用穿裙子了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也罷，且舒服一會兒再說。」姐妹們擦身洗臉，諸事完畢，都是短衫子，到百花軒來。見兩張桌子擺滿的全是碟兒、碗兒，珠大奶奶笑道：「今兒三姨兒可是花了錢了。」蟾珠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吃不了這些。揀著咱們喜歡的留下幾樣，餘下的散給他們也去樂一會兒。以後是一天忙似一天，直等著下了船去這才安靜。」珍珠同李宮裁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就將桌上的果子、點心、菜蔬揀著精緻的留下了些，餘外盡數給眾人。

大奶奶又替他們分派妥當，叫他們大大小小的都去吃飯。這裡留著榮貴、抱琴、紅妝，還有芙蓉的姑娘桂月、大奶奶的姑娘麗鵲這五個人伺候。珍珠又叫人端了兩樣菜四個碟子，送去給兩個奶子同哥兒吃。眾人分派完結，依次坐下吃酒。

當值的嫂子們來回大奶奶道：「咱們家的飯菜端在那裡？」大奶奶道：「有兩碗魚湯是咱們要的，送到這裡來。餘下的端到垂花門，同這些嫂子們擺共擺兒去吃罷。今兒是你當值，須要四處留心照應，別叫眾人吃個大醉，叫太太知道咱們就得了不是。」嫂子們答應著去了。寶釵道：「咱們再派榮貴、抱琴不住腳的四處巡察，又可照應，這才放心。」珍珠們都說：

「甚是。」趕著遞了幾樣點心給他們吃了，派抱琴、榮貴兩個人分頭兒去上上下下各處照應。

麗鵲點起紅燭，姐妹幾個暢飲談心。宮裁道：「咱們今兒一敘，以後就沒有了空兒。等著到了家鄉，不知幾年上又才見面！」芙蓉道：「咱們見的還快，倒是五妹妹到廣東去，要隔三四年才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兩個將來是長敘一處的，咱們是從此風流雲散。」芙蓉道：「這也難說，保不住將來姐妹們長在一堆也論不定。」珍珠道：「寶姐姐不久母女相逢，又得了兩個好妹子，以後都是快心的境界。惟我自從這幾年以來，生離死別了幾次，將個心都傷透了。其間的眼淚，也不知流掉了多少。如今又忽然的與你們相逢，又要忽然生離，真叫我幾次消魂，幾番腸斷！我又不能像寶姐姐的落落心胸，襟懷豁達。凡有一切，他都可以看透，我如何學得他來？我這一程子心神不定，恍恍惚惚，竟像是掉了心的一樣。總想活著很沒有味兒，不如丟開了手倒省了好些眼淚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凡人都像了你丟開手，那閻王爺殿上那兒擠得下這些躲眼淚的鬼呢？」宮裁們都吃吃大笑。

蟾珠笑道：「咱們只顧說話，也忘了飲酒。」寶釵道：

「咱們不住嘴的吃，珍丫頭不住嘴的說話。」芙蓉道：「我敬三姐姐一杯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不用敬，你們吃過幾杯，我都補吃就完了。」蟾珠道：「不用補吃，將咱們的杯子都斟上酒，三姐姐挨著吃過去就是了。」珍珠道：「使得。」命紅妝、桂月見杯斟上。珍珠一面吃菜，一面飲酒，挨著次兒飲乾。宮裁笑道：「近來珍丫頭的酒量竟大的多呢。那年在寶兄弟的怡紅院給平丫頭做生日那晚上，一個個都吃的大醉。珍丫頭那裡會吃這些酒？」寶釵道：「想起來那晚上真熱鬧，只有林姑娘正在病中。可憐咱們當日飲酒快活的事，也就是那一晚上，人又齊全，酒也暢飲。自從那一敘之後，雖是常常吃酒，總沒有那一天的大樂。後來一天一天的散掉了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直到如今，真令人不堪回想。」芙蓉同蟾珠笑道：「可惜你們當日的那樣大樂，偏咱們兩個沒有趕上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橫豎那一日大樂的時候，有你，有你。」芙蓉們笑道：「我同他哪有這樣福氣？」宮裁道：「史姑娘那日喝醉了，包著一大包芍藥花做枕頭，睡在石條上，咱們都說他是雅人深致。誰知他也做了古人！」寶釵道：「我再也看不出，史姑娘同香菱都這樣短壽。」珍珠道：「當日的那一班兒，除了探姑娘，姐妹幾個誰是長壽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除他們那幾個，我三個人的壽還不長嗎？到今日還是活著呢。」宮裁笑道：「你們正是一朵鮮花越開越盛的時候。像咱們是珠黃花謝，好春光都過去的了，還圖個什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的春光過去了，我的春光在那裡？」芙蓉笑道：「你們都不用春光秋光的，耽擱了飲酒。」大奶奶們笑道：「咱們只顧說話，到下了梆子。再吃會子，叫他們收去吃飯罷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奶奶們趕著吃完了酒飯。寶釵道：「咱們上去喝茶，這裡讓他們吃飯。」珍珠道：「很好。」幾位奶奶、姑娘都到上房來，找著了榮貴、抱琴，叫他們下去吃飯。大奶奶們到各處去瞧了一遍，走到寶釵屋裡，各人穿了衣裙。芙蓉、蟾珠到兩邊房去瞧瞧，都收拾完結，每人剩了兩隻衣箱同炕上的鋪蓋。芙蓉道：「你們兩個實在簡絕，明日要下船都使得。」寶釵道：「沒有幾天工夫，東西又多，若不趕著收拾，就鬧半年也是收拾不了的。明兒是劉家來收點房子。咱們就替大嫂子屋裡收拾，倒要兩天。我同珍丫頭打幾時就陸陸續續的歸在一堆兒，收的收，藏的藏。我同他的箱子打早就裝好了，所以今兒盡著一天收拾完結。大嫂子同太太屋裡，就是將東西歸在一堆兒也得兩天，別說是裝箱收拾，更要費力。」珍珠道：「明日到太夫人屋裡去，我領著人將他的東西盡歸在一處，你們同些人趕著收拾，也不過是一半天可以完結。」寶釵道：「明日多了一個月姑媳幫著，咱們盡力量，收拾到那兒是那兒。」眾人正在說話，上房一個丫頭慌慌張張跑進來說道：「大奶奶，不好了！」眾人大驚，趕忙問道：「什麼不好了？」那丫頭急的說不出話來，只是發顫。急的寶釵們摸不著腦兒，說道：「你只管慢慢的說。」那個丫頭定了一定說道：「太太的上房後身有了賊。」眾人聽見，渾身都嚇軟了。寶釵道：「怕也無益，趕緊到垂花門叫老趙，立刻叫家人們進來。」蟾珠道：「剛才下來尚未偷盜，只要虛張聲勢，將他們趕散為要。」珍珠、寶釵點頭，飛跑到垂花門，叫老趙來當面吩咐。趙忠聽見，趕忙出去。一面先將幾個有氣力的能乾家人叫他飛跑進去，一面又到各處叫人。不一會兒，連廚子、打雜的，更夫、火夫以及大小爺們，進來了八九十個。手中有拿著鐵尺、棍子，也有空手的，都一擁而進。

原來這一班竊賊，內中有一半是那年老太太出喪的時候進來偷盜東西，同包勇拒敵，又將妙玉劫去。除得了上萬的東西，還有個活寶的美人。後來並不見有官府追緝，他們也就放心受用。這幾年俱已花盡，又想著賈府的甜頭兒，所以另約了幾個積賊，又打聽得包勇已不在賈府。趁著今兒太太出門，上房不過幾個丫頭、媳婦們，就不放在心上。都是塗面掛須，還從當日的原路下來。因王夫人現在的上房就是當年老太太的住所，這些強盜有幾個熟的在前引路，一直竟到上房。

剛繞到前面來，正遇著梁貴、鮑忠、林祥、李洪、湯順、馬標、郭裕這幾個精壯膽勇的後生，手中都拿著器械，正與強盜相遇。不由分說，一齊奮勇動手。那十四五個強盜，不顧性命抵死拒捕。梁貴們正在支持不住，後面來了四五十精勇幫手。

寶釵們都站在黑影裡面，對珍珠道：「叫進來的人，分一半趕著繞這邊過去，截強盜的歸路。」珍珠答應，忙去吩咐。眾家人見說，忙分了一半，趕著向這邊繞過去將賊人歸路截住。賈府眾人個個奮勇，前後將十四五個強盜盡行圍住。此時正是七月初十，新月在天，眾人在月光之下看的真切，七手八腳的一路混打混搗。拿住了七八個，打傷了四五個，搗死了三兩個。眾人不不管是死的活的，都給他捆了個結實，就放在拿獲之所。梁貴們渾身是血，還有幾個受了傷。

眾人圍著定了一定喘，然後找著嫂子們過來，請兩位奶奶的示下，怎麼辦法。那位珠大奶奶盡是發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寶釵道：「且不用去回太太，你們就是這個樣兒，趕著分頭去報。這一回，竟是禁軍衙門、都察院、營城司坊，攬共攬兒通報。又不要像上一磨兒，只報司坊官，只算了一個竊案，到後來竟不提起了。想來這幾個就是上一回的強盜。他們吃著甜頭兒，橫豎又不拿

他們的，落得又來打劫，實在令人可恨。」

鮑忠道：「二奶奶的話說的很是。現在他們都是塗面掛須，手執器械。這還不算強盜，什麼才叫強盜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們一半看守著，分幾個去報。先到林大爺家裡去給他一個信兒，並將我的意思同他說明，你們再去。」家人一齊答應。走過去派了二十個壯勇的人守著強盜，派了幾個去報衙門，餘下的散出去外面照應。寶釵吩咐：「將上房廊下的燈都點了起來。」又叫丫頭、媳婦們各處的小心照應，「看見些什麼，總不要驚慌，只管來對咱們說」。這些姑娘、嫂子們都答應了，各去照應。■珍珠叫丫頭們端出些杌子來，就在這裡坐坐。也幫著照應。芙蓉道：「我這會兒心才跳定了。我瞧著大嫂子比我更抖的利害。」大奶奶搖著頭道：「我吃的一點兒東西，這會兒全在胸口裡。兩隻腿還在這兒抖著呢。我倒看不出，珍丫頭的膽量竟比我大的多呢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不是膽大，徒急無益。雖事在倉猝之間，也要想個出路。都學你一路發抖，這會兒還有咱們嗎？早做了妙玉，又叫他們背去。」大奶奶們一齊好笑。

寶釵道：「我若領兵拒敵，珍丫頭是我的一員勇將。」正在說笑，一個丫頭用手指道：「那不是房子上還坐著兩個強盜嗎？」眾人又嚇了一跳，都抬頭一看，叫道：「哎呀！」不知房子上又來了多少強盜，且看下回分解。